

馆校合作视域下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的实现路径

The Way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 Curriculum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ons Between Museums and Schools

赵 菁

Zhao Jing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100006)

内容提要: 新课程改革中课程资源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校外课程资源为健全人格的学生培养提供了支持,为学生顺应社会发展需求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但实践中出现了教师课程开发意识不够和教师因缺乏开发博物馆课程资源的技能技巧,而使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功能和价值未能被充分利用起来等问题。厘清博物馆课程资源的概念,明确开发范围,总结博物馆藏品课程化转换的方法,推动教师利用博物馆课程资源意识的提升将有助于馆校资源更好地融合。

关键词: 博物馆教育 馆校合作 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 5R方法 教师

Abstract: In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curriculum resources have received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Museum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off-campus curriculum resources and the museums curriculum resources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with sound personality. Meanwhile, the museum provides a wide space for stud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But in practice, teachers' awareness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 not enough. Due to the lack of teachers' skills in developing museum curriculum resources, the function and value of museum curriculum resources have not been fully utilized. We need clarify the concept of museum curriculum resources and define the scope of development and summarizes the methods of curriculum transformation of museum collections. The promotion of teachers' awareness of using museum curriculum resources will contribute to better integration of museum and school resources.

Key Words: Museum education; collaborations between museums and schools; museum curriculum resources development; 5R; teacher

一、问题的提出

2001年,我国开启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新课程改革强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激发学生的兴趣,变“要学生学”为“学生要学”。在课程改革上体现出重新建构新的课程结构、展现课程

内容现代化等特征,具体表现为课程目标多元化、课程内容综合化、课程实施互动化、课程评价多样化、课程管理多极化的趋势。“在这样的课程改革背景中‘课程资源’概念开始得到重视,课程资源的定义从传统的教科书、练习册、教学参考书扩展到现实生活的空间,丰富了学校的教育资源,拉近了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距离。”^[1]课程资源观的建立让学校教育突破以往“教材中心论”的束缚,新课程形态从社会、学校、学生三个方面建构课程,为健全人格的学生培养提供了支持,为学生顺应社会发展需求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随之而来地,丰富适用的课程资源对课程改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开发校外课程资源以弥补校内课程资源的不足成为课程改革的关键。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是校外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将博物馆、图书馆等场馆纳入课程资源范畴加以开发和利用已成为共识,校内外正在加速资源整合,学校对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意愿日渐强烈,各地涌现出不少馆校合作的优秀个案。但实践中许多教师对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利用还停留在经验层面,不能有意识地、主动地在课程标准指导下根据学情、教学需要、资源特点进行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也出现了教师因缺乏开发博物馆课程资源的技能技巧,而使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功能和价值未能被充分利用起来等问题。

因此,推动馆校深入合作,需要博物馆和学校双方以课程资源观为指导,从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持续探讨,尤其要关注教师开发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具体过程,帮助教师学习使用博物馆课程资源,最终使教师形成自觉主动利用博物馆课程资源的意识。

二、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定义及其特点

新课程改革提出了课程资源概念,广义的课程资源指有利于实现课程目标的各种因素,狭义的课程资源仅指教学内容的直接来源。吴刚平先生指出:课程资源是指形成课程的因素来源与实施课程

的必要而直接的条件^[2]。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课程资源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空间划分可以分为校内课程资源与校外课程资源;按功能特点划分,可分为素材性课程资源与条件性课程资源;根据课程资源的来源分为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以课程资源的存在形式可分为物质形态资源和精神形态资源等。总之课程资源的分类是多维度的,界定课程资源的关键是看资源本身是否能够为课程和课程实施服务,是否有利于课程目标的实现。

当课程资源由教材延伸到课外,由学校拓展到社会,面对博物馆这一新型课程资源,一方面大家普遍认同其课程价值,认为博物馆为学生开辟了新活动场所,提供了丰富的学习素材,创设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博物馆资源的丰富性,让平时较少接触博物馆资源的教师感到无从着手,不知道如何利用博物馆资源,无法将博物馆资源与课程有效链接。因此,有必要从概念层面厘清什么是博物馆课程资源,明确开发范围,让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开发有的放矢。

笔者认为,博物馆课程资源是指资源开发者能够调动、支配和掌握的博物馆资源,并且这些资源能够进入课程与教学活动,为课程提供服务,发挥课程价值。根据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形态可分为显性课程资源和隐性课程资源,显性课程资源包括博物馆的藏品、展览和场馆、设施等,隐性课程资源包括博物馆的品牌资源、信息资源、知识产权资源以及博物馆蕴涵的文化价值、审美情趣等;按照类别可以分为实物课程资源和虚拟课程资源;按照来源可分为馆内课程资源与馆外课程资源。博物馆课程资源既有课程资源的一般特性,又带有博物馆的特殊属性,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实物性。实物展示,“以物证史”是博物馆课程资源最突出的特点。有研究表明,通过观察实物获取的信息比阅读文字获得的信息印象要更加深刻,那种好奇、新鲜、刺激的感受会在后来长时间内被回忆起来并重复使用。基于实物的学习是博物馆独特的学习方式,“学生通过想象实践与感受了解过去,因为他们看到的物件与图像变得更加真实,并且因为历史事

件的信息以他们可以联系到自己生活的方式呈现。科学与技术变得更加有意义，因为他们看见了事物本身是如何被运作、观察、提问与检验技术的”^[3]。当学生与实物面对面使得学生的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充分交融，学习变成了鲜活的体验。

专业性。博物馆课程资源的专业性既体现在内容的专业性，涉及众多门类、几十个学科，也体现在博物馆工作的专业性，展览展示、宣传教育等都需要专业人员来完成。博物馆课程资源的专业性使得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成为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多样性。博物馆里既有物质文化资源，又有非物质文化资源；并且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多种学科知识，教师可以根据需要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开发。博物馆课程资源多样性的特点要求资源开发者要善于发掘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多种价值，同时紧密结合自身需求，筛选适合的课程资源进入课程。

社会性、情境性。博物馆课程资源的社会性体现为：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面向社会大众开放，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学习等于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在博物馆期间学生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社会交往规则，因此参观博物馆有助于培训学生的自控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博物馆课程资源的情境性表现为：博物馆是一种特殊的学习环境，博物馆的空间、环境、氛围都构成了条件性的课程资源，学生在形象生动、参与感强的博物馆课程中主动探索，师生与博物馆情境的互动产生了新的教育经验和体验，形成对课程的全新认识。

潜在性。博物馆资源是客观存在，在没有经过课程开发主体开发之前，不具有显性的课程价值。只有开发主体在实践中能动地、创造性地对博物馆资源进行加工提炼，对博物馆资源赋能后才使其具有课程价值，转变为课程实施的条件和基础。

三、博物馆藏品资源的课程化转换

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开发是对博物馆资源进行资源的课程化转换，一提到博物馆课程资源，大家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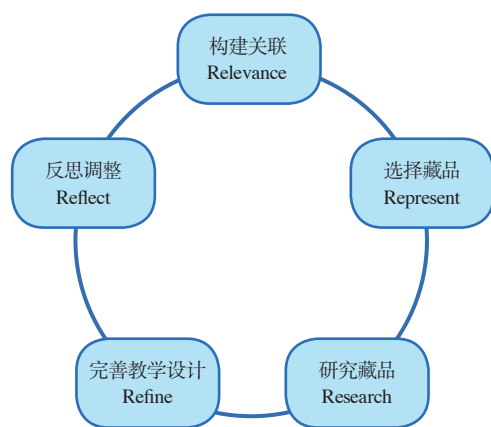


图1 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的实施步骤“5R”方法

先想到的就是博物馆的藏品，因为物件（Objects）是博物馆最独特的教学素材，“物件是用于沟通并提高学习动力的材料，用于实现博物馆目标的工具”^[4]。可以说，教师能够灵活利用博物馆的藏品（物件）进行教学，就掌握了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的核心技巧。怎样才能“让文物说话，为课程代言”，完成从藏品到博物馆课程资源的转换呢？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的实施步骤：构建博物馆与课程的关联——选择代表性藏品——对藏品进行研究——完善教学设计——反思和调整，简称“5R”方法（图1）。

1. 构建博物馆与课程的关联（Relevance）

当教师决定要利用博物馆课程资源时，不要急于开始资源开发，应首先明确课程目标，在课程目标指引下对博物馆藏品进行筛选、考察和验证。

“教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确立课程目标，开发利用课程资源要基于课程标准但不拘泥于课程标准，课程目标应根据实际情境，在对教师和学生主体及教学内容等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即文化等多方面进行合理的调试，并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各种因素不断进行动态调整。”^[5]这一阶段教师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明确一家博物馆或者几家博物馆作为资源开发对象。

第二，借助实地访问、网络查询等方式熟悉博

物馆概况,了解开闭馆时间、交通路线、有哪些展览正在展出、展览内容等信息。

第三,判断和评估博物馆展览和藏品与课程和教学的适切性。

第四,基于藏品实际、场馆实际、学生实际、教师本人情况、课程标准等确定课程目标。

2. 选择代表性藏品 (Represent)

教师确定好课程目标后,下一步可以着手在博物馆藏品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藏品进入课程。大多数博物馆都会在馆藏中选出诸如“镇馆之宝”“十大精品”“典藏精品”等在某一方面具有较高价值,或保存完好有较强欣赏性的文物作为重要文物推荐给观众,一般观众到博物馆参观也必须“打卡”这些国宝文物。但以课程资源视角来看,所谓精品文物不一定适合课程,教师为开发课程资源而选择的藏品应是与课程内容联系最紧密,对教学最有帮助的藏品,所以不能只看文物的“知名度”,而要关注文物内涵与课程的匹配度。例如,与装饰精美、体量巨大的青铜重器相比,不起眼的商鞅方升既没有神秘的纹饰又没有出奇的造型,放在展柜中常常会被观众忽略,然而在《方升铭铭》^[6]一课中商鞅方升却是最适合的课程素材。

除考虑藏品是否适合成为课程内容的“物证”之外,教师挑选藏品时还要充分考虑藏品的展出条件是否适合开展教学活动。具体来说就是如果教师选择的是正在展出的展品,要对展出现场的情况进行考量:第一,展品陈列的周围空间是否能容纳一群学生同时聚集;第二,展品尺寸大小是否适合学生观察;第三,参观线路是否合理。笔者的建议是:第一,教师尽可能选择尺寸较大、品相较好的展品,从视觉上吸引学生注意力也便于学生看清楚细节;第二,尽量选择摆放位置醒目的展品,例如放在独立展柜的展品周围空间大就方便学生环绕观看,而摆放在角落里的展品观展空间狭小,学生看不见会挤来挤去,既不利用教学又存在安全隐患;第三,精心设计参观路线也必不可少。展品摆放位置有时与课程推进的逻辑顺序并不相符,教师要提

前考察清楚展品位置,尽量选择主展线上的展品,避免参观时走回头路。

3. 对藏品进行研究 (Research)

这里所指的“藏品研究”不是博物馆领域中对器物的专项研究,而是教师为了更好地利用藏品进行教学对文物相关知识的学习。许多教师在这一环节常常感到困难重重,有的教师会直接从网络上复制、粘贴信息,既无法确保内容的正确性,又不考虑文献出处,信息来源不详的内容不经考证就用到教学中后果不堪设想。有的教师驾驭博物馆课程资源的能力不够,身陷博物馆知识库中无法自拔,不能对照课程目标对藏品信息进行符合知识内在逻辑的重新梳理,优化课程实施。通常来讲,教师为开发博物馆课程资源而进行的藏品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层次展开。

第一个层次:掌握藏品基本信息。教师首先要了解藏品基本信息,然后逐步了解与藏品有关的学科知识,藏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等。例如,先掌握某件青铜器的年代、出土地点、制作工艺、铭文内容等基本信息。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了解出土这件青铜器的遗址的文化类型、文化特征、考古发掘故事或者流传过程中的故事,让文物在多维角度中展现其历史价值和地位。

第二个层次:“透物见人,透物见史”,引导学生展开文化思考和联想。教师把博物馆课程资源引入课堂,不只是为了让学生认识更多文物、叫出它们的名字,文物只是载体,要透过文物看到当时的社会状况、人们的日常生活等。教师利用博物馆时要有意识地结合展览主题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兴趣爱好,从社会、历史、艺术、文化等层面进行设计,启发学生们的想象和思考。

4. 完善教学设计 (Refine)

“经过精心设计的课程内容,还必须以恰当的方式进行编排和组织,以适当的方式呈现给学生,才能使学生的学习产生累积的效应,提高课程质量。”^[7]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加入,使学生获取知识

的途径和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一变化对教师掌控课程资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要大胆尝试新的教学设计,让藏品辅助课程而不是凌驾于课程之上,让博物馆素材充分融合在课程中。另外,博物馆提供了与学校课堂截然不同的教学环境,博物馆是开放的公共空间,学习环境不像学校那么纯粹,学生在博物馆的学习较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干扰,分散注意力。在这里教师应主动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学生与教师一起共创课程。因此必须改变教师说学生听的单向传输模式,充分利用好博物馆的环境和物质条件,采用启发提问法、联想类比法、发散思维法等教育方式。例如,通过实物展示、触摸文物复制品感受文物材质、动手操作、成果展示等环节,调动学生使用听、说、读、写、看等多种感官学习;发挥博物馆现场教学的特色,锻炼学生获取信息、筛选信息、归纳总结信息的能力;通过不断抛出预设的问题增强师生间的互动感,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批判性思维;还可以设置小组讨论、分组任务,增进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与分享。

5. 反思调整 (Reflect)

教师完成以上步骤后,还需要对课程资源开发进行评价和反思。一方面从课程设计者的角度反思:课程资源的开发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记录下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以期后面改进,为了达成课程目标还需要增加或删减哪些课程资源。另一方面,教师还要有意识地从学习者的角度展开评价:课程资源能否引起学生的兴趣,与学生的已有经验是否匹配,课程资源能否满足学生学习需要,学生是否可以有效掌握课程内容等。

“5R”的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过程始终围绕课程目标展开,避免了在开发过程中出现博物馆教学与课程内容脱节的问题。在开发过程中,教师与博物馆教育人员的密切合作也是确保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博物馆教育人员为教师进行专业辅导,提供适合的参考书目供教师查阅,帮助教师修改教案。有了博物馆教育人员的智力支

持,并协助教师在馆内开展活动,教师对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变得更加顺畅和得心应手。

四、推动教师开发博物馆课程资源的意识的觉醒

教师对待课程资源的态度与其开发课程资源的实践水平相辅相成,互为促进。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中,需要教师从理性层面不断反思和审视课程资源与课程、教材进行整合的方式方法,也需要教师从感性层面将自身情感融入课程资源开发之中,由热爱出发才能把课程资源用活、讲活。有研究表明,教师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实践过程中存在三重境界:自然境界、反省境界、觉醒境界^[8]。处于自然境界的教师把课程资源开发当作一种无意识的行动,更多出于经验使然。教师进入第二重反省境界时,在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中会思考“做什么”“怎么做”,但还缺乏对行动背后的价值意义即“为什么这么做”的深层追问。教师进入第三重觉醒境界之后,开发课程资源的主动意识被唤醒,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反思,而是追问课程资源是否有利于学生成长再决定是否进行课程资源开发,这样的教师也会逐渐成长为专家型教师。

2013年时,北京某小学品德与社会学科的教师到中国国家博物馆观摩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发现博物馆资源具有课程化的潜力。教师正在准备的“哺育我们的母亲河”^[9]一课包括“孕育中华文明”“养育华夏子孙”“保护母亲河”三个部分,其中“孕育中华文明”一节,教材中以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址作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但教材和教师用书关于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址的图文介绍非常有限。教师在备课时,感到现有教材内容上的不足,希望借助博物馆资源丰富教学。双方展开多次讨论,根据教材内容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的远古时期部分,挑选多件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址的文物辅助课程实施,该课程也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小学合作开发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开端。

此后，中国国家博物馆依托丰厚的馆藏资源和人
才队伍开展多项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开发工作，并先后与
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东城区教委等教育行政部门联合开
展多项教师培训项目，通过教学观摩、优秀案例讲习和
一对一辅导等方式帮助教师提升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技
能，助力教师职业发展。2017年，由北京市东城区青少

年学院牵头，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史家教育集团承办
的教师培训课程有来自东城区17所小学的8个学科47位
教师参加。培训结束后，教师以各自学科为起点形成了
诸多创新性的课程与教学设计。通过对比2013年和2017
年课程案例（表1），我们不难发现几年间教师在博物
馆课程资源开发的能力上的提升，也感受到教师开始自

表1 2013年与2017年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案例对照表

课程名称	“哺育我们的母亲河”（2013年）	“古人的‘加密保护’” ^[10] （2017年）
学科及学段	小学品德与社会五年级 “哺育我们的母亲河”	小学品德与社会四年级 “从烽火台到互联网”
内容说明	本课通过带领学生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原始社会的文物，并通过教师和讲解员的讲授，使学生了解半坡和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基本面貌，以及其所代表的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明特点，与今天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值得指出的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讲解员要不断向学生渗透“文物会说话”的理念，使学生学会如何看文物，懂得博物馆是知识的重要来源	本课教学选用文物为“齐铁官印”封泥、张掖太守虎符、雍正奏折。在参观和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观察文物的外形、构造、阅读文字内容等，猜测文物的用途和使用方法，知道古人为了保护信息的隐秘性或者私密性，采取了多种“加密保护”措施，进而从“加密保护”措施中发现古人“加密”的巧妙设计和独特构思，感受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在了解文物的过程中，认识“加密保护”的信息涉及军事情报、国政要务、政府官文等官方大事，即“加密保护”的服务对象多为官方人员，民间服务较少。通过了解《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引导学生分析古代通信“加密保护”的缺陷，尝试思考弥补缺陷的方法。在了解古代通信“加密保护”优缺点后，了解现代社会的信息保密措施和方法，随后制作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符”或“印”
教学目标	①了解半坡原始居民和河姆渡原始居民所创造的早期文明； ②对比半坡和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异同，了解地理环境因素对人类生存的影响； ③教师讲授课本知识与博物馆的讲解员实地讲解相结合，并通过自主探究，深入了解两大氏族创造的早期文明； ④逐步感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感受到祖先的智慧、感激母亲河的馈赠，萌发对“母亲河”的热爱之情	①通过“齐铁官印”封泥、张掖太守虎符、雍正奏折三件文物，知道古人传递信息时保守秘密的工具及其使用方法，感受古人的智慧； ②知道与古人传递秘密信息相关的历史故事，知道古人传递秘密信息的应用范围，认识古人传递秘密信息时使用工具、方法的局限和缺陷； ③通过问题猜想、讨论与分析，培养利用信息、分析信息的能力； ④知道古人的保密方法、理念对现代社会信息保密工作的影响，了解信息保密的必要性，增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教学重难点	①教学重点：了解半坡原始居民和河姆渡原始居民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生产、生活的情况，感受半坡原始居民和河姆渡原始居民所创造的早期文明； ②教学难点：使学生感受黄河和长江在中华早期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①教学重点：知道古人加密保护信息的措施和方法，能归纳分析出其优势和不足； ②教学难点：初步理解文物的考古价值，认识古物引发人思考、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作用
教学过程	本课由五个部分组成： ①跟随博物馆教育人员进行展厅参观，完成学习任务单； ②课前探究，初步感受河流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③通过了解半坡、河姆渡遗址的相关知识，提出本课探究问题； ④通过分析，感受母亲河的重要作用； ⑤拓展视野，总结提升	本课由五个教学环节组成： ①故事导入，激发学习兴趣； ②初识“加密保护”文物用途和使用方法； ③认识“加密保护”文物内在联系； ④再识“加密保护”措施的局限和缺陷； ⑤联系现代生活，创制“私人专享加密保护”

觉自愿地走进博物馆，主动投入到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中去。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合作模式和意图层面——2013年时的合作源于一次带有偶然因素的参观，博物馆和学校都没有经验，双方通过实践不断地摸索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开发模式。此后博物馆与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的合作更加深入，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从开始只关注博物馆课程资源与教学和学生的适切性到把教师视为重要的课程资源，注重提升教师自身的文博素养，从而加强博物馆课程资源的开发力度。

藏品与课程融合度层面——早期教师仅把博物馆课程资源作为补充教材的素材性资料，随着教师走进博物馆次数增多，对博物馆资源越来越熟悉，教师在开发前已能明确博物馆课程资源的价值所在。教师可以较好地从中发掘出独特的课程价值，还能利用藏品蕴含的文化内涵提升课程质量。

博物馆课程资源与教材的关系——一开始在开发过程中教师把教材作为唯一的标准和指导，而随着教师开发博物馆资源能力的提高，教师利用博物馆课程资源实现了对教材的超越。在课程设计中将古老的文物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引导学生运用文物知识分析生活中的事例，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学生未来生活奠基。

总之，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本质是资源整合，是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理论研究者、学校、教师个人、博物馆等各方应集合力量组成开发团队，共同推动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和有效利用。馆校合作视角下的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应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为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和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发挥出1+1>2的效果。

注释

- [1] 王晶、李建群：《开发校外课程资源 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科学》2004年第5期。
- [2] 吴刚平、李茂森、闫艳：《课程资源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页。
- [3] [美]艾琳·胡珀-格林希尔著，蒋臻颖译：《博物馆与教育：目的、方法及成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48页。
- [4] 美国博物馆协会编，湖南省博物馆译：《美国博物馆国家标准及最佳做法》，外文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 [5] 彬彬、孔凡哲：《教师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实践过程中的三境界——对教师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实证调查的思考》，《基础教育》2014年第4期。
- [6] 中国国家博物馆、史家小学：《写给孩子的传统文化：博悟之旅·规则（中）》，新蕾出版社，2017年，第1页。
- [7] 林德全、徐秀华：《课程关键词》，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4页。
- [8] 彬彬、孔凡哲：《教师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实践过程中的三境界——对教师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实证调查的思考》，《基础教育》2014年第4期。
- [9]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合编：《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第一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 [10] 本书编委会编：《博物馆课程优秀教学案例选编》，科学普及出版社，2018年，第63页。